

明清八大家文選

歸震川

方望溪

劉海峯

姚姬傳

梅伯言

曾滌生

張濂亭

吳摯甫

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

張濂亭文鈔目次

書元后傳後

嘗魏其武安傳後

歸震川平點史記後序

鍾祥縣志後序

翊翊齋遺書序

跋明三原焦公家書

送梅中丞序

贈查生燕緒序

送湘鄉相國曾公之任直隸總督序

贈吳清卿庶常序

湘鄉相國曾公五十有八壽序

范鶴生六十壽序

答吳至甫書

答李佛笙太守書

與張煦堂大令書

贈道衡湖北升用知府荊門直隸州知州李剛介公殉難碑記

書藝文志後

書外戚世家後

重刊毛詩古音考序

高淳縣志序

退學軒同懷遺藁序

跋明周忠毅公手蹟

送黎範齋使英吉利序

送黃蒙九序

送吳筱軒軍門序

送李佛笙序

吳育泉先生暨馬太宜人六十壽序

與黎範齋書

答劉生書

答黎範齋書

鸞瀾亭文鈔 目次

誥贈奉政大夫山東長山縣知縣黎府君墓表

莫子偲墓誌銘

外舅黃君墓表

兄子慕梁葬志

游狼山記

愚園雅集圖記

唐端甫墓誌銘

吳母馬太淑人祔葬誌

黃孺人墓誌銘

蟲單傳

游虞山記

北山獨遊記

張濂亭文鈔

書元后傳後

班氏次元后傳，居王莽前，著漢之所自亡，以尤成帝也。烏乎，漢外戚之禍，由來漸矣，於成帝何譏焉。自高祖用權謀武力，蹈秦項之瑕，遂踐天子。天下既定，任刀筆之吏，爲一切之治，不復知治之有本。君人者之先自治也，是以宮廷之內，放無禮度，苟任情縱欲而已。身沒未幾，而呂氏之禍，離焉。漢不亡者幸耳。自是以後，弊制相尋，沿習爲故。周勃之出，郅都之死，王信之侯，趙綰王滅之廢，一自太后主之。幘固譏黃老幾不免，而田寶之獄，雖以天子是魏，其不直武安而不能不絀於東宮。竇嬰灌夫卒就夷滅，孝景用土夫人廢栗太子，及武帝而戾園且以反誅。衛皇后李夫人出微賤，體至尊，而莫有非之者。乃益任衛青霍去病李廣利之徒，北征匈奴，西伐大宛，窮兵數十年，海內彫耗，幾且大亂，其實皆以女寵耳。諸侯王化之外，內亂烏獸行，滂與紛出，君子有所不忍聞也。陵夷至於成帝，寵趙氏姊弟，以殄其世，益尊崇諸舅，根據盤互，訖爲亂基。哀平之世，傅氏王氏，更迭盛衰，壹視母后上下，而元后壽考，王莽獲助，卒傾漢室。君若臣邈，不與聞乎道，而治亡其本，禍變之來，豈一日之故哉。昔者先王知治天下之必以其道也，是故謹非幾之戒，重冢宰之職，立宮府之制，嚴內外之治。本身以徵之民，由家而漸之國，於是爲序其父子夫婦長幼卑尊，而倫紀正，明教化，崇禮讓，辨等列，而禮俗成。上下定，基扃隆固，後世以安。漢之興也，蕭何曹參之徒，實爲相國，修法令，慎筭籍，「因陋就簡」而已。典禮制度，且不能上稽之古，况至於端本正表，治內及外之道，其君未之或聞，其下又孰有能知之者乎。司馬遷之述漢初也，有徵詞焉，後之人尠足以識之耳。其後賈生興於孝文之世，請改正朔，易服色，分王諸侯，王定經制，興禮教，諭教太子，禮貌大臣，信可謂卓然者歟。然於

君人者修己正家之道，無一及焉，道之不明也久矣。吾於是知劉向之盛稱董生非妄也。正身以正朝廷之，正誼明道之說，孔孟既沒，而程朱未興，千餘歲之中，孰能與於此哉。惜乎武帝之不能用也。

書班固文志後

余讀班固文志，甚高其辭，與班氏它所爲文異甚。後讀司馬貞史記索隱，引劉向別錄語，則班氏志所有者，往往而在。然後知爲向之辭，而固取之者也。固爲漢書，所取司馬遷楊惲馮商揚雄劉向父子甚衆。今竄知太初以前，本司馬遷三統秭，本劉歆而已。其它並已不可見。而是篇傑然出於班氏之書，考求而乃知其出於劉向，甚矣。文高下不可假也。固之文於東漢人最爲矚出，而與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較，則不逮遠甚。其中時有其辭之高，而非固所能爲者。雖於今不可考，然可以意而知也。烏乎，非夫昔之人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彼且不以爲妄言乎哉。

書魏其武安傳後

魏其既失勢，引灌夫爲援，而後遭禍，乃徒以灌夫故。不然，魏其即與武安隙，禍不至若是酷也。且灌夫既抗爲義烈之行，自喜矣，即又何取於武安之臨况。魏其以爲榮也。進退失據，適足以殃其身而已。富貴顯赫之途，庸鄙之夫，十而八九焉。意得志溢，則貿然惟勢利之知，而不復識其餘。彼固其所耳。達識之君子，其有遇此，則惟有正己而審其義之所宜處而已矣。無所求逞於其間，或乃不勝其褊志，務欲以意氣相選，以搏一日之勝，其卒也乃與禍會，可不謂大惑乎。魏其灌夫之事，可以爲炯戒者也。嗟乎，負才尙氣之士，而期之以知道，誠亦難之。若灌夫者，固不足道。自史策以來，所記畸行烈士，往往而受禍若此者，蓋不可勝數也。彼其負絕俗之資，而龔龔者以卑

瑣庸陋之材，修然而肆於其上。無賢若否，而一切以勢輔之，彼誠有所不可忍耳。則夫不惜其身之危，而快志於一決，豈得已哉？豈得已哉？烏乎悲夫。

書外戚世家後

余讀外戚世家。後附褚先生所次修成君衛皇后尹邢鉤弋夫人事，詞甚工。褚少孫宜不及是。然抑非太史公之舊。蓋如鉤弋夫人者，其時不相及矣。其楊惲馮商諸人之所爲，而少孫取之者歟？方望溪氏謂是篇篇首漢興至居北宮，史公之舊，秦以前尙已二語，及後迎立代王數語，皆褚少孫爲之者，以今觀之，猶信。然余謂其後及李夫人卒云云，亦少孫妄屬入之耳，非史公語也。是篇前後摹次瑣事，絕可喜，而其間時雜入褚少孫語，乃甚不類。譬如以敗礫錯珠璧中，知文者望而能識之已。目褚少孫生當西京之盛，文采冠絕古今，而其補史記，乃卑陋鄙賤，多可哂者，殆非人意所及。東漢文章之衰，蓋肇於此。然至於唐而士乃有嘔出奮起於千載之後者，文字卓然，與前古比隆。人固貴自樹立哉。文之與時盛衰，上下世俗耳。豪傑者笑謂然。

歸震川評點史記後序

歸熙甫氏評點史記，治古文家多葆之，傳相逡寫，然彼此參錯異甚。馬平王少鶴太常取歸氏及望溪方氏評點，摘錄起訖合而刊之，曰歸方評點史記合筆，自以爲得其真。以余觀之，亦尙多可疑者。顧視諸所見本爲善耳。往者余嘗欲專取史記本書，附益以歸氏評點，梓而公諸同好，苦之刊費不果。以語友人吳肇甫，肇甫則力贊其事。且爲謀諸廬江吳小軒軍門，慨以千二百金相假。於是鳩集梓人，經始光緒二年正月，訖四年七月刊成。歸氏評點，舊係丹黃二筆，今刊本墨本也。其黃筆爲銳形識之，其丹筆爲圓形識之。其評點既無定本，可据無已，則一倣

王氏昭畫一也。自秦并天下，專任私智，蔑弃聖制。漢興一蹶秦習，故三代之盛，渺焉不可復觀。司馬氏生當漢定百年之間，怒焉傷之。重值漢武侈心多欲，任用武力，酷烈導諛之臣，毒亂海內，又身遭刑辱，抑鬱作僚，發憤著書，其孤遠之指，深痛之思，軼蕩譎激之辭，乃至微妙難識。世傳裴駢司馬貞張守節諸注，本用力故，不可謂不勤，然皆邈不得司馬氏之意。且其間多可笑者，是書賈錄歸氏評點三家注，世既多有，今並不復錄。夫古之人書，待說而明者，十之三四而已。因說之而晦者，蓋十五六焉。好學深思之士，顛取古人之書，反復而熟讀之，以意逆志，達於幽眇，其所得蓋有遠出尋常解說之上者矣。「拘文牽義」，「驚華炫博」，好爲枝詞碎說之徒，烏足以知此哉。望溪方氏究心義法，其說亦多所發明，然歸氏所得爲深矣。今別爲方望溪史記評點四卷，附於後，俾覽者兼采焉。與校是書者，余門人大治劉炳燮及長子沆也。

重刊毛詩古音考序

唐顏師古章懷太子注兩漢書，始有合均之說。後之治毛詩者，踵襲其誤。均所不諧，則概以叶命之。而三百篇暨三代兩漢之古書，殆於不可讀矣。其後吳棫楊慎之徒，稍稍窺見涯涘，頗寤古今音讀之殊。然卒未有能深探本原，洞曉其旨趣者。陳氏季立乃始力闢局奧，爲毛詩古音考一書。於是古音之說，炳若日月。國朝諸大儒，益因其舊，推廣而精求之。引伸觸類，旁推交通，匪獨音均之學大明，三百篇暨古有均之書，可得而讀而已。六書之指，象形，象事，會意，而外形聲轉注，假借三者，其本皆原由於聲音。是故必明乎古音，而後訓詁明。訓詁明，而後六經之說可得而知。我朝經學，度越前古，實陳氏有以啓之。雖其後顧江諸賢之書，宏博精密，益加於前時。然陳氏創始之功，顧不偉哉。有明一代，蔑棄古學，譌謬相循。沈潛遺籍，傑出元解，陳氏一人而已。且今世之士，承康雍乾嘉以來諸儒之遺緒，搜采逸文，考定古義，譬之「駕輕車，就熟路」，人皆得勉焉。陳氏生當有明之季，舉世汨於浮

游脩陋安庸之學。獨刻意稽古，覃精冥悟，卓爲百代之先覺，斯至難能者耳。今觀其所爲本證旁證，及所附讀詩拙言，旁羅雜襲，究極幽渺，可不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歟。嘗以謂古今學術，與世風尚轉移，當其標幟所樹，與天下之人，賓敬而奔趨，雷同而響應，景附而森合，雖有高明之才，不能不爲所震盪，俛焉以從之。一旦風會變遷，弃其舊而新是圖，曩時之所尊尚，漸焉有若枅枿漂梗，隨腐埃以俱盡。夫惟特立之君子，高蹈遠覽，不與時俗賈遷。獨爲絕學於舉世不爲之日，深造自得，而卓然不謬於古人。夫然後獨立於百世，而不可磨滅。孟子所以稱豪傑之士者，此也。陳氏是書，刊於萬杯丙午，乾隆中，濉川徐氏嘗重梓以行，而傳本蓋少。往在京師，友人李君士榮購得此書，肅寧苗仙麓先生聞乃再拜求之，其難得如此。余嘉陳氏有功於古，懼其書之遂泯，使後之治古音者無以考其朔也。於是爲付諸梓人，以廣其傳焉。屈宋古音義，陳氏所以左右是書者也。並附刊於其後云。

鍾祥縣志後序

榮成孫君某，攝縣事鍾祥，與邑人謀輯縣志。而余適游於郢，孫君以舊志所次建置沿革山川隄防藩封頗疏訛，屬爲考定。已余復爲孫君言志，莫要於地理。今既頗有緒，當更爲圖輔之，因益爲述。晉裴秀氏所論制圖分率准望之說，孫君召繪人屬余居旁指授，復爲圖若干幅。顧余以客游苦孤陋無所是正，又中值寇警，蒼黃卒遽，常用瞿然慮未能盡副孫君相屬之意也。然余因是得盡識邑中疆域風土與江山之勝概，暇日登城東北隅，俯漢江而思禹迹，攬蘭臺之勝，慨然想騷人之遺芬。顧瞻四郊山川蟠結，庶其有秀異博通之民，伏處於澗阿之間者乎。余將往從陟絕巘，蔭茂林，詠歌楚人之詞，以求其意。滂徵舊事，蒐採遺忘，益相與遠想高富於遼絕曠邈之境，獨以是悅焉相羊，悵望而不能已也。

高淳縣志序

高淳自明宏治口年治立縣。正德中，縣令頓銳肇輯邑志。嘉靖丙戌，迄國朝乾隆辛未，續修者五。由乾隆辛未至今百有三十年，時遷事貿，紀載闕如。光緒六年，江甯謀修府志，郡中令屬邑各以志上。於是權高淳縣麗江楊，將僧邑人士以某月開局纂輯，粵十二月書成。延余至高淳，屬爲是正，而弁言於其首。且告以明年孟春之月，卽付梓矣。余取其書觀之，蓋乾隆辛未以前，悉遵舊志。乾隆辛未後，各依類綴輯。以次比附，既周，旣慎，罔有訛舛，敘遺於是爲序而歸之。高淳北距江甯省治，僅百餘里，東密邇蘇常諸郡，然其風氣乃樸質純懿，爲他郡縣之所不及。始瓌至高淳，自江甯買舟，道太平入縣境，重湖相襲，平曠野彌望，周歷井里，訪問謠俗，野無奇民，市無壞貨，士大夫雖鼎貴，出不以肩輿，貧民亦無執輿轎之役者。其民皆力農田，奉法畏長官，其士皆崇禮讓，勵廉隅，以儒素相肖。任事於公，必單心畢慮，不避難劬，不爲己毛髮私利。而粵逆之亂，永成鄉士民倡義抗賊，慷慨赴難，忠義尤爲卓然。江表人文，科第冠天下，然俗或傷浮薄抗巧。高淳一邑，獨純龐若是，亦異矣。古者天子省方，巡守，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周官誦訓，「掌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憲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漢丞相張禹使屬潁州，朱贛條天下風俗，班固氏因之作地理志。於民質良，格俗尙貞淫，尤三致意焉。風俗者，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也。有天下者，甚重之。風俗誠美，民氣誠固，何憂乎寇亂？何畏乎遠人？何憚乎邪說？何恤乎奇技淫巧？自世既衰，民俗日壞，而海內自道咸以來，饑饉薦臻，兵革繼起，區寓凋耗，生計迫蹙，民廬而俗益敝。余走四方，所至奇袤巧詐，縫出不可究殫。外侮內憂，機牙潛伏，有誠之士，以爲隱憂。烏乎安得率土之內，民風之懿，盡如斯邑者哉？余旣以時日迫遽，於邑之舊聞軼事，未暇考問翔實。又其書皆已周慎詳覈，誠不敢增損一字，獨爲道其風俗之美，以志余慕望之思。又使在上者聞之，知所以施治於高淳者，且益旌異之，使夫澆漓浮靡之俗，有所觀示焉。若夫章志貞教，益興起人才，躋風隆古，則在良有司與邑之士君子而已。

翊翊齋遺書序

自有宋程朱諸儒，倡明道學。古昔聖人所以覺世牖民之意，昭然大明於世；人乃始皆曉然於學者所以學爲仁義也。爲功於聖人，有裨於天下後世，豈不大哉！逮其後原遠而未分，學者或安於狹陋，惛惛奉一先生之言，而不能「博文約禮」，究極乎本末始終廣大精微之致，固已不免於通儒之譏已。又其甚者，庸學餽生，束書不觀，其於六經宏深之蘊，天人之故，古今之蹟，懵乎未之有聞。乃擗拾諸朽腐熟爛之言，曼衍以爲書，且握管而暮已盈篋，用自號於世曰：「吾所爲學，道學也。」不知其書乃爲有識者之所深鄙，弁絕而不欲觀。又其益甚者，立身行事，大鑿乎聖賢之教，乃亦擗拾語言，曼衍以爲書，益侈然義然號於世曰：「吾所爲學，道學也。」廩稅以冒粟身桀，而口堯於是所謂道學者，始大爲世所詬病。而仁義道德之說，至爲人之所不敢道。其原胥起於此，是程朱之罪人而已矣。其所爲書可焚也。桐城馬一齋先生，躬行實踐，不事表襮，所爲翊翊齋遺書，皆心得之言，絕遠乎擗拾曼衍之爲者，惜乎世之知之者少。其曾孫某爲重梓，以廣其傳，而問序於裕釗。裕釗心悼夫世之爲道學者久矣，欲求如先生者見之而不可得也。故樂爲序其書，以至余之意焉。

退學軒同懷遺藁序

丹徒韓叔起比部有二子。長曰省齋，景修；季曰任之，景伊，並有懿才，能紹其家學。又飭身砥行，胸胸自祇慎，益發憤讀古書爲詩歌，頗有可喜者，而皆以早死。叔起既重悼，憫暇日出其遺詩各若干篇視予，且屬爲之序。自予往歲交叔起，則聞叔起二子之賢未見也。今二子死矣，而予乃從叔起讀其詩，悲夫！且詩書之族，有子弟能勵名行，用鈎繩矩矱自約敕，蚤夜治術業，以不墜遺緒，此可爲嘉尚而已。又能摹古作者，刻意爲文辭，思與之追逐而不

層自儕於世俗。是其可愛惜，宜何如哉。而或不幸促其年壽，至且兄若弟相繼夭折，僅一二殘編遺墨，掇出於死喪之餘。則宜見之者，瘞益以爲可愛。而惜之每加甚焉。自天下之人，識與不識，亦莫不於邑太息而不能已。矧其爲父子之親者，尚可言邪。尚可言邪。夫叔起誠傷悼無所爲計，而欲得予之一言，以不死其子也。於是爲序而歸之，以塞其悲。

跋明三原焦公家書

平江鍾君，以所藏明三原焦公家書視裕釗。裕釗受而觀之，蓋公分巡河東時所示其子兵事也。公大節凜然，其書既可貴重。又所述戰事，多本傳所未及載，尤足以補史氏之遺，是重可寶也。始公以抗疏忤羣小，嬖禍幾不測。後以僉都御史巡撫大同，不見容，卒罷歸。及公家居，亢賊不屈死，而明亦未幾亡矣。明季流寇之陷京師，實自山西入。今觀公是書，戰績炳著，處計畫尤周盡。使終官山西，竟其用，明疆事或未遽至是亟也。媚嫉之病人國，傷哉。余觀自古忠臣拂土，後世得其遺文手澤，咸弁保貴。雖一字若什璧，愛之如不克見。而並時之人，乃至戕其身而不忌，排陷之不遺餘力。當其世者，遇之而不見惜，後人惜之，而又莫能相遇。古與今相續，而胥若一也。余莫之能知也，悲夫。書凡十紙，其第二紙第三紙，皆有公名印記。第九紙書王家允爲王家印，與史亦少異。同治七年夏閏月二十五日，武昌張裕釗敬跋。

跋明周忠毅公手蹟

丹徒趙季梅舍人，所藏明周忠毅公手書疏藁五篇，雜文藁十有三篇，裝池爲二卷。將致諸丹徒之焦山，與山寺舊所藏楊忠愍公遺蹟，並垂於不朽，而屬裕釗跋其後。車牽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自古碩人名賢，其

流風遺蹟，皆足以興起後世。然或有能知，有不能知。至於忠貞義烈，則無愚智賢不肖，其慕望愛悅，一而已矣。雖庸愚婦孺，貪夫鬻人，聞義烈之事，未有不懷動而歎息者也。史傳所記幹濟之臣，文儒之彥，經師理學，疇士高流，後世議論時有軒輊異同。豈語及犯危難厲死節之賢，未有不翕然帖服，稱誦之如不容口者也。豈非人心直道之公，窮古今而不可泯沒者歟。抑所謂賢哲之行，其成於偏至者尤足，以感人歟。自百世之下，聞其風，慕其義，頑廉懦立，歌思之如不克見。況其忠言讜議，出自手寫，光氣隱然，溢出血墨，睹其書如遇其人。其可爲葆貴，當何如哉。宜舍人之珍而惜之，且謀以藏之名山，傳之無窮。而人之見之，亦莫不歔歔流涕，感喟而不能已也。抑又觀忠愍之死，以嚴嵩而公之死也，由馮銓之甚忠賢，嵩與銓故皆以書名者，今或唾弃不復收，公及忠愍不聞善書，一二遺墨，乃崇重球璧，其貴賤懸絕也若是，而况其人乎。士或震炫於勢物，苟容身以求富貴，而悼節義爲不可爲，彼獨未一遊心於無窮之世耳。觀二公之蹟，其可以知所返已。至諸奏疏雜文，與忠毅軼事，舍人既具次之矣，故不復述。光緒戊寅冬十月，武昌張裕釗敬跋。

送梅中丞序

物之生，其始則皆類也。及其長而成，虧美惡善否，遘以判焉。土石之出乎地，金錫之礦於山，百植草木之布濩乎原野，同曰星之所章，耀霜露之所煦育，當其初未有能區而別之者也。虞寒遞燠，歲年遷貿，善者旁魄碩偉，殊絕等夷，不善者卷局剝落，甚乃天闕不遂，則其成毀，往往懸焉。及其爲世用也，則有爲棟樑，爲柱石，爲黼黻，爲弓劍，爲寶圭，爲彝鼎，尊罍爲琴瑟鐘磬，笙簧簫簫，篳篥管，舂舂應雅，有爲榱，爲闌，爲根，爲榱，爲枅，爲甍，爲瓦，爲甍，爲罍，爲釜，爲筥，爲斗，爲笥，爲鉗，爲鑿，爲漏卮，爲敗絮，爲死灰，爲礫石，爲溝中之斷。雖一區之產，一本之支，而其高下庸奇貴賤相萬也。豈物之所自爲者，固有善有不善耶。抑其命於天者，一咸而不可易耶。中丞南昌梅公，嘗

世鉅公名人也。始公以道光丙午舉於江，而裕釗亦以是年舉於湖。泊庚戌居都中，試國子監學正學錄，同受知於曾文正公之門。於是俱旅食京師，遂逐未有奇也。逾二年，粵賊入楚，裕釗自京師歸。公遂成進士，入詩垣。後出典大郡，落擢監司。同治十年，曾文正公自直隸復督兩江，招裕釗主講席。江寧而公以開藩白下，巍然稱名卿矣。逮今歲既入覲，還道拜浙江巡撫之命。德業輝光，蓋益將大顯於世。而裕釗甘自棄於閑闕寂寞之地，沉淪枯槁，頑然猶昔時。人之能不能，豈可同日道哉？夫其遼闊夤絕，至是極者，豈惟天實命之，彼其所自爲則然耳。雖然，物之生其終雖異，而其始之同者，不能忘也。人各念其故，不自知其分之殊，而彼此相戀嫪者，情之所不能已也。澗阿薄植，覩松柏之上雲霄，而凌倒影，垂蔭乎無垠，而眇焉隱處其下，其自終於不材則已矣，抑豈能無少適於高仰者之嘗我同乎？故於公之道出金陵，輒爲文祖之，且祝公之宜有造於浙也。然裕釗與公自此其益遠矣。

送黎毓齋使英吉利序

秦西自前古不通中國，泊明中葉利瑪竇艾儒略之徒，始以其術游內地。國朝開統，聖祖仁皇帝嘉西洋歷算之精，特旌異之。於是來者益衆，閩粵瀕海之區，市舶稍稍集矣。百有餘年，至於道光之際，而海疆始有兵革之事。其後國家懷柔綏服，一務兼容并包，遠撫長駕，威德覃於遐裔。是以殊域輻湊，通互市，結盟約者，至五十有餘國。泰西人故擅巧思，執堅忍，自結約以來，數十年之間，益鑄鑿幽渺，智力鋒起，角出日新，無窮。其創造與舟兵械火器，暨諸機器之工，研極日星，緯曜水火，金土石聲光氣化之學，上薄九天，下隄九幽，剝剔造化，震聾神鬼，申法警備，礪若金石，發號施令，疾馳若神。又以其舟車之力，窮極六合，四遠五大洲之地，無所不洞豁，徬徨四達，競相帥放，精能之詭，甚盛益興。天地剖判以來，所未嘗有也。蓋嘗論天地之化，古今之紀，天人相與構會，陰陽以之盪摩。窮則變，變則通，而世道乃與爲推移。上古人民，鳥獸錯處，巢窟之居，毛血之食，羽革之衣。聖人者，作立君臣上下。

興修禮樂制度，備物制用，通變宜民，遞相損益。天下文明，虞夏殷周之世，稱極盛焉。周道衰而至於秦，一革除先生之法，封建井田學校典禮文物掃地俱盡，更立新制，卒漢唐之世，不能易也。唐末之亂，以訖五季，輾轉遷貿，盡逞其故田賦兵制選舉學術俗化，與兩漢以來，渾渙殊絕。宋明以還，承而用之，而蒙古及聖清之有天下，混一華裔，方制數萬里，土宇版章，跨越百代，若今日其尤世變之大且劇乎。天實開之，人之所不能違也。而當世學士大夫，或乃拘守舊故，猶尙鄙夷詆斥，羞稱其事，以爲守正不撓，烏乎。司馬長卿有言：『鵬已翔於寥廓，而羅者猶視夫數澤，豈非其惑歟。』夫以學士正人之不智乎此，於是常事乃一切以求能習知此者而任之，則其所得，乃皆庸猥汙下賈豎與隸之流，稍能通彼語言，與一二瑣事者也。如彼等者，烏足以任此適足爲遠人之所嗤而已矣。邇者一二遠識之士，稍知二者之弊，議欲得備異志節之彥，相與精求海國之要務，以籌備邊事。蓋疆本折衝尊主庇民之計，誠莫先乎此。而朝廷方簡重臣，通使諸外國，使遐邇中外，益通達無阻。於是黎君蕤齋自州牧授三等參贊大臣，從使英吉利，將行，問贈言於裕釗。夫覘國之道，柔遠之方，必得其要，必得其情，得其要，得其情，而吾之所以應之者，乃知所設施。且卽吾所爲，乘時順天，承敵易變，使民不勸者，神而明之，利而用之，亦可以得其道矣。蕤齋之賢，其必能心喻乎此，以俟異時受任國家之重，而副海內之望也。它日歸，吾將從而訊之。

贈查生燕緒序

查生燕緒從余遊，質甚篤厚，可嘉尙。余嘗語以學古人之道，而衆乎若有意乎其間也。今生日歸矣，而意甚戀戀於余，雖余亦重惜生之遠也。雖然，生所居乃在粵東海濱之地，去楚數千里，而今茲從余於此，始余與生意皆不及是也。鷗鳴而風旋，月麗於天，而蜃蛤盈虛於淵，詩書問學之業，道與志通，而氣機密應於其間，莫或知其所以然。雖萬里之外，殊鄰絕域，邈不相接之區，而常一旦猝然其忽合。故夫君子之相與，冥契於其心也，亦惟其道之

合焉。形迹之離合，又無所論已。今生苟未能志乎古人之道，以勸赴乎余言，雖相從於此，不啻遠也。生誠志乎古人之道，以勸赴乎余言，雖舍余而去，不啻邇也。余他日或將遠游四方，以遂其生平之所欲至，而生年方盛，必非久汶汶處閭里者，其能遷生而生已卓然進於古之人乎。余且灑然喜，且幸謂生未始余違者也。甲子正月某日。

送黃蒙九序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孟子之稱孔子，則曰：「可以止則止，可以仕則仕。」君子之仕不仕，惟其可焉耳，未嘗有所意於其間。曰：「吾必爲此，與必爲彼也。」然吾觀伊尹師保太甲，周公相成王，其君臣之遇至矣。伊尹既反太甲於桐，則復政而告歸。周公營洛邑，成作誥，亦莘莘以明農爲言。卽至後世所號稱名臣，身居顯列，而累疏求退，見於史牒者，往往而是。蓋賢者之於世，雖是心不能一日以忘。至其於富貴寵利，則泊乎一無與於其身，而不以毫髮爲吾重輕。故其仕也，則能外勢榮，明得喪，壹惟其職與其志之所必爲。一有不合，則奉身而去，若脫屣耳。後之君子，其仕也非盡欲行其志也，大都以其榮與利者也。故得志則泰然其自恣，卽乎若恐失之，不得志則輾轉拂悶，佗焉若不可以終日。一惟時之榮若悴爲遷貿，而進退乃無一可者。其志先亂，中無所爲自得，以御其外也。其遂沉溺，不亦宜乎。同年友黃君蒙九，以知府官江南，嘗筦征權通州、攝海州，皆有能名。衆謂蒙九且顯矣，一旦決然假歸，上官留之不可得。江南之官吏皆稱以爲難。唯裕釗亦以是偉蒙九也。雖然，君子之出處，要惟其志之無累，豈徒以迹之顯晦爲隆汙哉。今蒙九之去，吾未知其於志果有所不得行，浩然決去，以求得其所自懷者耶。抑尙有所不獲已，而於心固未能以自釋者耶。蒙九且行，索裕釗一言爲贈。裕釗爲書此，還以勗之。

送湘鄉相國曾公之任直隸總督序

今上御極之七年，王師既清河北，方內肅甯。天子穆然，深惟保世之永圖，謂直隸藩輔京師，居九州維首，宜得文武重臣，肇治於茲。於是命大學士一等毅勇侯曾公，自南江移鎮其地。詔下，東南之民，含公再造之德，聞將以我公行，歎者於室涕者於途。當書勞，皇人莫寤，辟薦紳先生，著艾俊髦，諷思慕惜，見視矍然，皆曰：公盛德閎烈，并包運量，無遠邇。躬出入水火，奪我民焚溺之餘，磐石坐之。我東南之人，自頂至踵，皆公賜。自公來至於今，我婦子倚公不憂死亡，民以公爲父，士以公爲師。公一朝去我，我自今其曷依乎？又曰：公既龜大難，自以動之高位之崇也，常虞虞焉，懷盛滿之懼。私獨意公，既已成大功，其或者將遂公之志，舍我民而不顧也。我則益無冀矣。裕釗曰：不然。惟天子舉社稷之安，天下之治屬之公，固將以公先事於邦畿，而後迺徧及乎天下。公之治在天下，賢其在我也。我南人也，我南人則益有賴矣。且方咸豐初，亂起海內，蕭然以乏才爲憂，謂羣盜且不可制，自公起視師，其間蓋亦嘗蹈險難，處危疑，勢岌岌不自保。然公公忠臣之義，惟吾分宜所自效，禍福成敗一不以概其心。毅然獨肩天下之至鉅而不懾，忠誠激發，一決罔顧。卒天下之人不期而應之，羣策羣力，川赴海會，遂以有成功。夫應龍興而雲屬焉，不崇龜而百穀徧渥其膏，莫或知其所由，精之所通使然也。周易有之，在豫之坤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其公之謂與？雖公之今日，由前志也。且以上自天子，下及元元之民，壹委心託命，懇懇於公。若此而公安能忽然而已乎？公之澤將益大被於我，我其可無恤。衆皆曰：子之言然。衆以詩祖公，請卽以子言爲之序。

送吳筱軒軍門序

光緒六年，國家以索取伊犁地，再遣使至俄羅斯，議未決。於是徵調勁旅，分布諸邊爲備，命宿將統之。而山東登萊青諸郡三面阻海，其燕臺尤當番舶往來要隘。有詔命山東巡撫周公督辦山東軍務，而以浙江提督吳公副焉。吳公於時，方留防江南，且行，謂裕釗吾實爲下不任是，又始至人與地不相習，吾之心實惴惴焉。吾蚤夜以思

盡吾力之所能爲，其濟若否，則聽之。吾以誠自處，而以謙處人。勞則居先，而功則居後。若是其免乎？裕釗曰：大哉言乎！易中孚謙之明夷，其辭皆曰：「利涉大川。」以實心任事，事無大必濟。能下人者，衆附而功集焉。公誠率是言而允蹈之，奉以終始，甯惟山東，雖以濟天下可也。天下之患，莫大乎任事者好爲虛僞，而士大夫喜以智能名位相矜。自夷務興，內自京師，外至沿海之地，紛紛藉藉，譯語文字，製火器，修輪舟，築礮壘，歷十有餘年，糜帑金數千萬。一旦有事，責其效而茫如捕風，不實之禍，至於如此。海外諸國，結盟約，通互市，帆檣錯於江海，中外交際，糾紛錯雜，閶咽膠轕。國家宿爲柔懷包荒，以示廣大。雖元臣上公，忍辱含詬，一務屈已。而公卿將相大臣，彼此之間，上下之際，一語言之違，一釀酢之先，刻繯互競，忿恨懷忮，莫肯先下。置國之恤，而以勝爲賢。捷於市而諄於室，忘其大恥而修其小忿，何其不心競者歟！國之所以無疆，外侮之所以日至，其不以此歟？今公之所稱，故乃一反是，異乎今之君子者矣。中丞周公故與裕釗舊也。裕釗夙知之，其執誠與謙，宜亦與公同。二公協恭同德，揖志以輯東土，裕釗擣首而跽成功之有日也。公行矣，公之往，其駐師必於登州。吾聞登州城闔之上，有蓬萊閣焉。自昔海右雄特勝處也。異日者，公與周公，大功告成，海寓清晏。裕釗雖髦矣，猶思蹇裳往從二公，晏集於斯閣，稱述今日之言而勞其信，俾倪東海之上，憑檻而舉一觴，雖二公其亦趨裕釗爲知言乎？其爲樂，豈有極乎？

贈吳清卿庶常序

人才之貴於天下，無古今一也。雖然，才應世而世需之，其間則亦有辨焉。運會之所趨，氣機之所啓，魁桀雋異之士，雲興森合，肩臂相摩於前，而趾相躡於後。雖有盤錯鉅艱，而才皆足以周其用。若是者，常樂才之盛而忘其難。朝野社福而康樂，薄海內外晏然而無事。中庸之士，平進富貴，守成法，襲故迹，皆足以施於世。若是者，雖乏才，而猶未以爲憂。若夫時數之阨，屯艱之會，寇訐於內，敵伺於外，民窮而俗敝，兵疫而財匱，闕冗鬼瑣之徒，紛綸雜沓，